



礼节性的访问

苏修五个话剧、电影剧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礼节性的访问

(苏修五个话剧、电影剧本)

齐 戈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中海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代出版前言

方 泽 生

得悉最近莫斯科隆重上映电影《礼节性的访问》，把剧本拿来一读，才知是带着“礼节”去“访问”某个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这就不免很有些感想了。

地中海从来是不平静的。当资本主义来到世间，地中海就横行起冒险家们掳掠和贩运黑人的船只。资本主义一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在紧靠地中海的巴尔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法西斯武装侵略西班牙的战争，也发生在这个区域。但如今人们大概可以放心了，因为勃列日涅夫曾经在他们的“二十四大”上作过一个美妙动听的保证：“使地中海变成和平与友好合作之海。”

我们面前的这个剧本，创作在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又是以访问地中海为题材的，当以“和平与友好”为主题那是不待说的了。从重重的礼炮，到轻轻的碰杯，中间堆满了鲜花、笑脸，煞是一番热闹。但使人费解的是剧本头里的一段描写：“一艘苏联火箭巡洋舰在驱逐舰的伴随下，开进了地中海的一个港口。”还有结尾的一段描写：“火箭队已准备好战斗”。随着“目标命中”的欢呼声，地中海上空“升起烟柱和火光”。

鲜花和火箭已经不那么“和谐”了，“礼节性的访问”与军事演习就更加显得不协调。

于是，不禁使人想起了昨天的地中海的一幕。

一七七〇年，地中海上也出现了来自同一个国家派出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绕过欧洲，开进地中海，靠上希腊海岸。他们用大炮一举全歼了土耳其帝国的舰队。叶卡捷琳娜二世很坦率，她在给舰队最高统帅奥尔洛夫的信件中明白说出，她派“波罗的海舰队”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在地中海建立基地，取代土耳其而成为希腊群岛的“主人”。

在这里，老沙皇的舰队并没有想到要用“鲜花”与“微笑”，但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就有点不同。一八九五年，老沙皇的“太平洋舰队”来到了中国胶州湾，就表现为相当“亲热”的“访问”。他们先是要求暂时在那里“过冬”，不久，就成了胶州湾的“常客”。过了两年，德国皇帝派来的军舰，也开进胶州湾“游览访问”。就在那一年，德国舰队与沙皇海军合谋，占领了胶州湾。

老沙皇两次不同的出海，不仅说明了时间的推移，尤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历史的前进。

当资本主义的“商船队”刚征服土著民族的时候，被征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老爷手掌中的一群“会说话的牲口”，稍有“不轨”，就会被任意吊上桅杆，抛进大海，何需讲什么“礼节”！然而，资产阶级的吃人“文明”，却教育了人们，引起了奴隶们的反抗；奴隶的反抗又使奴隶主们懂得，再靠老一套，就越来越不能随心所欲。掠夺者不得不变得更加“文明”，对被掠夺者讲究起“礼节”来了。在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更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于是，原来人们所熟悉的海盗式的狰狞面目，为“和平与友好”的翩翩风度所代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方面，新沙皇同样远胜它的祖辈。

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火箭和鲜花看来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東西，在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却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光靠火箭太暴露强盗行径，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光有鲜花，没有实力做后盾，人家不买你的账。这一点，剧中的海军大尉说得很清楚：

火箭巡洋舰比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火箭巡洋舰载着鲜花和微笑，——何况“微笑”也是一种武器，用剧中人的话来说，叫做“并不是一种最坏的武器”。

然而，鲜花和微笑本身，并不会在垄断资本集团的账面上增添什么，一切政治活动都可以最终在经济上找到原因。在老殖民主义者眼里，地中海就是黑奴和黄金的代名词。在今天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些新殖民主义者眼里，地中海不仅是几个大陆交界的枢纽地带，而且还是贯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要道，有着丰富的石油宝藏，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多么诱人的地中海啊！

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有一个甜蜜的梦想：如果能够为俄国在地中海“拿到一个港口”，那就是“为将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继承着老沙皇的“将来”的勃列日涅夫，是深知叶卡捷琳娜的心思的，但他的胃口决不止于“一个港口”，而是象《消息报》得意洋洋地宣称的那样：“不，我们在地中海决不是客人！”

苏修的国防部长是深知勃列日涅夫的心思的，因而紧接着勃列日涅夫“二十四大”的讲话，就急急忙忙访问了地中海的苏联舰队，塔斯社特意点出，他“主持举行了讨论分舰队当前任务的会议”。接着，他又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摆出一副霸主的姿态夸耀：“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威严的力量。它无愧地代表国家行驶在世界各大洋。”

电影剧本的作者也是深知勃列日涅夫的心思的，因而特意把这样的台词强加给一个苏联水兵：“做梦也想到地中海！”于是，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苏联的火箭巡洋舰开进了地中海。但切莫误会，巡洋舰带来的除了礼炮和酒杯，就是鲜花和微笑，都是绝顶纯洁的“友谊”。至于那火箭，谁不知道其制作原理是由节日放的礼花发展来的，既然它的祖先是礼花，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礼节”。

这种“礼节”和“访问”之可贵，当然不限于鲜花和微笑，据说，

苏联的火箭巡洋舰还在地中海传播了救世的箴言哩！

随着“访问”活动的深入，电影把观众带到一座在一千九百年前被维苏威火山所毁灭的古城——庞贝的废墟，从此银幕上断断续续地出现“戏中戏”，不时让观众进入一千九百年前的庞贝古城。

在排练“戏中戏”时，一个胖呼呼的演员提出一个傻呼呼的问题：“是历史剧还是着眼于今天？”剧作者明确回答：庞贝，这是“当代的世界”。使庞贝古城毁灭的维苏威火山，既可以比喻为“核弹”，也可以比喻为“政变”，总之是“那些对人类带来威胁的东西”。

很明确：庞贝就是“当代的世界”。也就是说，今天象庞贝古城那样的毁灭的危险性正在威胁着全人类。谁能够，谁有力量挽救人类于即将毁灭的瞬间呢？这就是隐藏在鲜花和微笑背后的真实的主题。

庞贝古城在行将毁灭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居民，除了一群不知灭顶之灾将至而依然是浑浑噩噩的昏虫，就一批利用这种“世界的末日”为自己牟利的混蛋。这时，预言世界末日的“先知”——“一个外国人”出现了！他不顾个人安危，向全城居民发出了警告。由于他的警告，庞贝城的大部分人得到了拯救，在这样一次毁灭性的灾难中，只死了二千人。而这个“外国人”“对人类所作的贡献也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多——再过一百年还是这样”。不仅如此，更令人惊服的是他为人类做了这许多好事之后，是“不抱怨，也不等待感谢”的。伟乎哉！人类的救世主！

这个“救世主”是谁？剧作者作了巧妙的安排：他是与剧作者同国籍的。这就差一点指名道姓地告诉你了：他就是勃列日涅夫。

但是，聪明的作者，你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疏漏：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是要毁灭人类的“维苏威火山”？没有明确的回答。说是“核弹”，大搞核讹诈的不正是你们一两个超级大国吗？说是“政变”，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到处策动反革命政变的不又正是你们一两个超级大国吗？

剧作者神秘地耸耸肩膀：“这是整整的一部哲学！”哦，我们终于懂得了：这的确是一部不便明说的哲学，即强盗加骗子的哲学，一两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的哲学。先是向你大喝一声：世界要毁灭了！慌乱之中把你家里的东西抢个精光，接着就迫使你躲进他的核保护伞，再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去争霸世界。关于这一点，剧中一位作为东道主的贵妇人泄漏了天机：“当人们说，为什么苏联人要待在地中海？这……全是胡说！请问，那美国人又为什么呢？”既然他可以来，为什么我不可以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嘛！你看，轻轻几笔，一副殖民主义者掠夺、压迫弱小民族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末了，有一个插曲。几乎在《礼节性的访问》隆重上映的同时，苏修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押在海神三叉戟上的赌注》的文章，索性撕下脸皮，来一个“论资排辈”，公开说要同美帝争夺海上霸权。你看，一面说：“俄国在彼得一世时，也就是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是伟大的海上强国了”。一面又说：早在一八六二年十月，俄国外交部长就向美国公使宣布：“只有俄国从一开始就支持你们，并且以后还将支持你们”。这不是把他们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的丑恶嘴脸描绘得维妙维肖了吗？地中海，正是这两个赌棍的一个赌场。这使我们自然地想起一则童话：两个各霸一方的“绿林好汉”，突然同时光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双方都破口大骂：“既然你可以来抢，为什么我不可以抢？”“好汉”们争的结果怎样，记不清了。不过，确实无疑的是：那家村民遭了殃。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坚定地指出：要制止沙皇政府的侵略战争，只有用革命推翻沙皇。“昨天的历史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也将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列宁说得多好啊！地中海的斗争也必然是这样。只有人民起来赶走新老殖民主义者们的侵略势力，地中海才有安宁之日。昨天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明天的历史更将向我们证实这一点。

目 录

地中海的今天昨天和明天

——代出版前言……………方泽生（1）

礼节性的访问……………阿·格烈勃涅夫（1）
尤·拉伊兹曼

外来人……………伊·德沃烈茨基（113）

幸运的布肯……………阿基姆·塔拉齐（191）

湖畔……………谢·格拉西莫夫（237）

驯火记……………达·赫拉勃罗维茨基（309）

译后记……………（424）

礼节性的访问

(电影剧本)

阿·格烈勃涅夫 著
尤·拉伊兹曼

主要人物表

格列鲍夫，安德烈——海军大尉，《外国人和留契娅》一剧的作者
留契娅——意俄混血儿，庞贝古迹的向导(爱称：留星卡、留霞)
康达可夫——海军少校
阿马尔菲太太——意大利贵妇人
柯西茨基——水兵

《外国人和留契娅》剧中的主要人物

格列鲍夫，安德烈——向古罗马庞贝预报火山爆发的外国人
留契娅——奴隶、妓女，后成为外国人的妻子
潘萨——庞贝的富商
瓦列里乌斯——庞贝市长的儿子
谢多尼乌斯——奴隶、悲剧诗人
庞贝总督
费符朗尼乌斯——奴隶兼奴隶主
看守——庞贝狱卒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即伏洛佳)——《外国人和留契娅》一剧的导演
维赛洛夫斯基——饰外国人的男演员
尼娜·谢尔盖耶芙娜——饰留契娅的女演员

一艘苏联火箭巡洋舰在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开进了地中海的一个港口。

进港口的时候，舰上的大炮齐鸣了二十一响——表示国家的敬意，同时升起了本国的和到达国的两面国旗。岸上的炮台也用同样的礼炮来回答。在码头上排列着仪仗队，乐队已经准备就绪，载着官方人士的汽车也开到了。

巡洋舰向码头靠拢。现在从码头上已经看得清它的甲板——长长的人员行列，白色的衬衫和制服，蓝色的领子；军官的短剑和乐队的军号在太阳下闪光。

这是一次正式访问。它自有一套独特的礼仪，在世界上所有的港口都是如此。巡洋舰抛出了系留索，岸上的乐队就在这时吹奏起来。巡洋舰放下了正面的舷梯，岸上的欢迎人群就一齐立正，一位海军上将（这次航行的司令）和巡洋舰的舰长一边敬礼，一边沿着舷梯走了下来。

摄影记者们朝他们跑过来，毫无礼貌地打乱了严格的仪式，电视摄影机的镜头也纷纷移了过来……

以后的实况我们可以从报纸的照片插图中看到：

把上了刺刀的步枪举到肩上的仪仗队……

听取报告时，海军上将的纹丝不动的脸……

同一张脸，但是微笑使它变得生气勃勃：苏联海军上将在跟意大利人握手……

拿着鲜花的孩子们……

在摩托车护送下的一长列汽车：海军上将及其随从进城去……

在各条街上和海滨林荫道上一群群的水兵……

献花圈的严肃仪式……

宴会上不拘形式的场面——温和文雅的外交笑容，擎在手里的酒杯……

在不断交替的画面(报纸和杂志中的照片)之上，就映出我们这个故事的片首字幕。

第 一 章

在一个照满阳光的大广场上，在许多半破毁的建筑物和许多断残的、高矮不等的哥林斯式柱子的背景上，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一件皮短外衣，格子裤，肩上挂着一个包。她说：

“这座有两万八千居民的城市，从前是一个繁华地区的中心。商业和手工业，庙宇、宫殿和游艺演出曾经给它带来过光荣和财富。”这个姑娘的俄语说得十分准确，但由于发出每一个字都要用力，就有点儿不自然。“在一千九百年之前，由于火山爆发，这个城市在一昼夜间就毁灭了……在整整十七个世纪里，它一直埋在石头和灰烬下面……总之，诸位看到的就是一——庞贝。你们是站在庞贝的废墟之上，先生们。……”

姑娘说完这些，就向广场中心走去，她后面跟着一群队列参差不齐的穿白制服、戴大檐帽的人——苏联海军军官们。他们共有二十个人。

“现在咱们是站在集议场上，”姑娘停下来，继续说道，同时等候落在后面的人跟上来。“在你们前面的就是维苏威火山。”所有的头都向维苏威方向转过去。“在右面的是阿波罗神庙……在苏拉（他为罗马征服了这个城市）时代，这个广场成了庞贝的政治和商业活动的集中地……”

姑娘大约有二十二、三岁。由于穿着格子裤，个子又瘦削苗条，她看上去还更年轻些。只有她的脸，更正确地说是她的眼神，是疲乏的，没精打彩的。看来，她重复这一套话总有几百次了。

“在这儿进行过选举前的宣传，发表过演说……可以看得出，在灾难发生之前，刚刚举行过选举。墙上的字迹说明这一点，你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咱们要进城了，请大家都在一起走。庞贝是一个迷宫，可能会迷路的……”

海军军官之一，格列鲍夫海军大尉，这时正在起劲地拍照：先拍维苏威，再拍阿波罗神庙，最后把镜头对准了姑娘。

在广场上和庞贝的各条街道上，碰到了一群又一群新的游客：穿短裤的，赤脚穿凉鞋的，戴时髦的大眼镜的，背着电影摄影机的。有的人迈着一种好奇心强的人的矫健步伐，而有的人却被太阳晒得受不了，懒洋洋地拖着双腿。在庞贝是没有遮荫的地方的。

我们的海军军官现在正走在一条狭窄的古代街道上，这条街的路面还是两千年前铺的。街的两边是一模一样的半破毁的房子和庭院，不过长满了现代的野草……这曾经是一个大城市，有自己的城市设施，有的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完整的水管，有自己的各种店铺、澡堂和娱乐场；这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大城市，它在某个时代存在过，而现在死去了，干枯了，就象它的喷泉和水井一样。成群的游客平静地和无礼地占有了这个城市——在它里面走来走去，闯进房子里，拍照，欢笑，购买明信片，而无动于衷的导游者几百次地重复着老一套的话……

姑娘领着军官们走过一座又一座的房子，有时候只在门口停一下，有时候也领进房子里面去。有一座房子里摆着一尊雕像——一个老年男子的胸像，看来是这座房子的主人。胸像是用罗马人细致的现实主义风格塑成的：秃顶，平民的大鼻子，深陷的眼睛带着冷笑的表情……

“这个人叫做库斯比乌斯·潘萨，”姑娘说。“他象许多罗马人一样，还在生前就给自己立了这座不大的纪念像。据推测，他是个从奴隶解放出来的平民，经营商业，终于成了庞贝最富和最有影响的人……这部分的房子就是所谓中庭，”姑娘用手指了一下正中有

个水池的方院子，“这是接见来访者用的，主要是食客。他们每天早晨到这儿来，等待主人出来，就向他说‘早上好’，然后得到食物吃……”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海军军官中有人问道。

“请原谅。食客——照现在的说法……怎么说呢……就是吃白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

这引起了笑声和插话，但姑娘已经走到房子里面，继续说道：

“这几个房间就是主人和他的家属住的……这是三榻餐厅，就是饭厅……这三个榻就是吃饭时用的。罗马人是躺着吃东西的，只有妇女才必须坐着吃……”

……下一座房子的门前地上有镶嵌成地毯模样的图案，上面有狗的图形。这图案保存得很好。海军军官走进这座房子。从围墙门进去，也是一个正中有水池的方院子，这就是中庭。姑娘说道：

“我们现在是在悲剧诗人的房子里。房间的安排也和别处一样：中庭……饭厅……围着方院子的列柱廊……请注意壁画……”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平淡的语调来介绍的。姑娘就好比在背诵一本早已背熟了的旧书。军官们却用一种特殊的、越来越大的好奇心看着她。

“为什么这是悲剧诗人的房子呢？”格列鲍夫大尉问道。

“是这样：庞贝城里，几乎所有房子的名称都是假定的。都是在发掘时起的。我们对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们了解得很少。据推测，这儿住的是一位诗人。”

“那么为什么是‘悲剧的’呢？”

“大概他是写悲剧的。看来，在这儿发现了他的像，可能还有手稿……”

“连手稿也能保全下来吗？”

“甚至食品也保全下来了。面包、蛋、豌豆。火山灰层有七公尺厚。庞贝因此而毁灭，庞贝也因此而保存，”姑娘大声地讲，让大

家都听到。“各位请注意。这个房间叫做下房，是供奴隶和牲口住的……”

“象这样一个主人能有多少个奴隶呢？”

“或者五十个，或者一百个，或者两百个。最穷的罗马人有两、三个奴隶。”

“喔！”

在中庭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新的游客，等待着轮到自己。参观是流水式进行的。

海军军官们现在在一条长街上走。这条街比其余的街道稍宽一些。在有些地方，墙上挂着布帘。姑娘在一幅布帘前停了下来，拉一下绳子，揭开了布帘，露出了墙上的字。这是用红色和蓝色写成的半磨损了的字行。

“努麦里乌斯·波比奇乌斯·鲁夫给城市举行最丰富多彩的角斗表演，”姑娘流利地、纯熟地读道。“请选努麦里乌斯·波比奇乌斯·鲁夫进元老院。”

人群中笑了起来：

“大概是他自己写的吧！”

姑娘已经走到另一幅布帘前面。

“这儿写着：‘洛莱乌斯，邻居们要求你：选阿姆普里亚杜斯！’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对不起，您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

“我叫留契娅。”

“您是俄国人吧？”

“有一半是……各位请注意。选进元老院在当时是一种最高的荣誉。人们甚至为了这个而大掏腰包。可是那时有一条这样的法律：选举没有结束之前，候选人无权举行宴会，甚至无权邀请几个以上的客人。”

“这倒不笨！”有人指出。

“我们的祖先在许多方面不比我们笨，”姑娘指出，并且终于微笑了一下，这马上使许多人也跟着微笑和活跃起来。

格列鲍夫海军大尉和他的一个同志在一座高高的、墙壁完整无损的房子里耽搁了一会，因此落在大伙的后面了。这所房子的一堵墙上有一个洞。大尉走近洞边，看到了一种使他吃惊的景象。他把那个同志叫了过来。

透过破洞看到的是一个地下室，平坦的泥地上用玻璃罩罩着许多用石膏制成的人体，姿态千奇百怪。这些姿态都表现出极度紧张的挣扎、斗争和绝望。这是一些企图从变成岩浆俘虏的厄运中挣脱出来时突然死亡的人们的模型。

两个军官在这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就走到街上去了。

他们在城墙的废墟旁追上了自己人。军官们正在登上一座塔。

从塔上望去，视野十分广阔——第勒尼安海及其岛屿的轮廓，维苏威火山的双峰的轮廓，以及就在脚下的巨大的——从这儿看下去它显得巨大——半毁的城市……

“这是一条去海边的路，”留契娅指点道。“那边，在尽头，是圆形剧场，角斗士的营房……这部分的城市在一九四四年美军轰炸时遭到了破坏。在那边，西北部，还在进行发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刚刚跟上来的格列鲍夫大尉说。

“请说吧。”

“对不起，您的名字和父名叫什么？”

有好几个声音一齐代答道：

“留契娅！留契娅！”

“您难道不是俄罗斯人吗？”

军官们一齐哈哈大笑。留契娅惊奇地回头望了一望，平淡地回答道：